



中华民族全书
杨宏峰◎主编

中国土族

张生寅
胡芳
杨军
等编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华民族全书
杨宏峰◎主编

中国土族

张生寅
胡芳
杨军
等编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土族/张生寅等编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6

(中华民族全书/杨宏峰主编)

ISBN 978-7-227-04755-1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土族—民族文化—中国
IV. ①K28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2628 号

中华民族全书

中国土族

张生寅 胡 芳 杨 军 等编著

责任编辑 史 芒 陈 浪

封面设计 潘 毅

责任印制 丁 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22.375 字 数 40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8163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755-1/K·613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华民族全书》总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蔡国英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历经三年时间，组织策划编写了《中华民族全书》，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

这套《中华民族全书》主题鲜明，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理念，执著追求：充分展示 56 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全面探寻 56 个民族波澜起伏的历史轨迹；深刻解读 56 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真切反映 56 个民族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一有**历史的传承性**。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以新的视角挖掘民族文化的题材，提炼民族文化的丰厚资源，使之脉络清晰，连贯自然，富有时代感。二有**宽广的包容性**。本套丛书由 57 卷组成，由各民族学者独立完成，在 56 个民族 56 卷书的基础上推出一卷《中华民族》，既体现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则，又全面地介绍各民族的概况、社会文化、族际交往等。三有**系统的完整性**。丛书体例统一，篇章结构完整，各分卷相对独立，保持了严谨规范的编著风格。四有**科学的严肃性**。编者对于重大题材进行反复论证，对于细节认真斟酌，立项严谨，编著严格，审读严肃。五有**生动的可读性**。记述准确，笔墨生动，图文并茂，创意新颖。如有关家庭礼仪、取名习俗、婚姻习俗、节庆习俗等社会文化的介绍，让读者在趣读中增长知识，引发想象。总之，这是一套反映中华 56 个民族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性读物。

历史是一面镜子，文化是精神、是脊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大量阅读和深刻领悟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对于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坚定爱

国信念，献身爱国事业，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希望这套丛书能够给读者呈现出 56 个民族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美丽画卷，为第 22 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献礼。

是为序。

2012 年 5 月

目

CONTENTS

录

导 论 / 1

第一章 土族概况

- 第一节 族称族源 / 5
- 第二节 人口状况 / 7
- 第三节 生态资源 / 12
- 第四节 语言文字 / 18
- 第五节 历史沿革 / 21
- 第六节 民族区域自治 / 37

第二章 土族的物质文化

- 第一节 生产习俗 / 41
- 第二节 饮食习俗 / 51
- 第三节 服饰习俗 / 57
- 第四节 居住习俗 / 64
- 第五节 交通习俗 / 68
- 第六节 风物特产 / 72
- 第七节 古迹与寺院 / 75

第三章 土族的民间文化

- 第一节 民间科技医药 / 89
- 第二节 民间造型艺术 / 92





- 第三节 民间文学 / 99
- 第四节 民间音乐 / 120
- 第五节 民间舞蹈艺术 / 124
- 第六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申遗项目 / 128

第四章 土族的社会文化

- 第一节 传统社会组织 / 133
- 第二节 交往礼仪 / 138
- 第三节 亲属制度 / 141
- 第四节 生育习俗 / 144
- 第五节 婚姻习俗 / 147
- 第六节 丧葬习俗 / 162
- 第七节 节庆习俗 / 167
- 第八节 禁忌习俗 / 183
- 第九节 传统体育游戏 / 185

第五章 土族的信仰文化

- 第一节 萨满教信仰 / 193
- 第二节 藏传佛教信仰 / 196
- 第三节 道教信仰 / 197
- 第四节 民间信仰 / 200
- 第五节 土族的哲学思想 / 217
- 第六节 预测与占卜 / 224

第六章 土族的旅游文化

- 第一节 旅游资源 / 227

- 第二节 主要景区与景点 / 236
- 第三节 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 243

第七章 土族的精神气质和对伟大祖国的贡献

- 第一节 土族的精神气质 / 247
- 第二节 土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 / 254

第八章 土族的文化遗产

- 第一节 民族教育的发展 / 263
- 第二节 民族文学创作 / 265
- 第三节 民族艺术创新 / 273
- 第四节 民族社团活动 / 276

第九章 土族的族际交往

- 第一节 商贸交往 / 279
- 第二节 族际往来 / 282
- 第三节 文化互动 / 286

第十章 土族有影响的历史文化人物

- 第一节 有影响的古代人物 / 291
- 第二节 有影响的近现代及当代人物 / 306

第十一章 土族的重要文献

- 第一节 历史与宗教文献 / 315
- 第二节 档案和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 321
- 第三节 土族研究的相关论著 / 325





附 录

- 一 土族历史大事记 / 337
- 二 参考文献 / 342

后 记 / 346

编后记 / 348

导 论

甘（肃）青（海）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农业、牧业、商业等多种经济形态交汇互补，汉、藏、蒙古、回、土、撒拉等多种民族文化共存互融，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信仰碰撞交融，使这一地域的文化灿烂而富有特色。甘青地区的民族数量虽比西南等其他一些民族地区略少，但这一地区的各民族文化面貌各异、个性鲜明、共存互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一种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奇异景观，有的学者甚至断言，要研究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与交融互补，必须要到甘青地区来。

在这块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土地上，很早以来就生活着许多文化和习俗各异的民族，而土族就是其中一个富有鲜明特色的少数民族。勤劳、善良、智慧、淳朴的土族人民，世代繁衍生息在甘青地区，居住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南麓、河湟两岸的广阔地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土族人民与邻近的兄弟民族一道，和睦相处，携手并进，共同开发了祖国的大西北，创造出了兼容并蓄、绚丽多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了本民族优秀独特的文化传统，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由于受居住地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土族文化在融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较为鲜明的特点。

一是融会性。得益于族源的多元性、居住区多民族杂居的格局、频繁而又全方位的族际交往，土族文化经过了从牧业到农业的转变和多次文化重构后，从文化构成元素到文化表现形态，都具有浓厚的多元融合的特点：绚丽多姿的土族文化中，既有根深蒂固的原有文化，又融合有大量的汉、藏等其





他民族的文化，形成了以农业文化为主体形态，同时存留着许多牧业文化的痕迹；既有国家主流文化的成分，又有区域地方社会的传统。可以说，土族文化具有强烈的“多重文化时空层叠整合”的特征，是在不断融合众多民族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形成、发展和变迁的，是一种典型的兼收并蓄的文化，既是甘青地区多元文化环境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典型例证。

二是开放性。土族繁衍生息的甘青地区，既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又是多元文化融会之区。特殊的文化生存背景，使土族文化不仅在文化形态上十分开放，兼收并蓄，多姿多彩，而且在文化心态上也较为开放，是在一种开放特别是向汉藏文化开放的环境中丰富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土族人民对周围汉、藏等民族的先进文化始终保持着一一种见贤思齐的胸怀和心仪神往的态度，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不断从兄弟民族文化中汲取养分，使自身的民族文化始终保持着活力与生机。正是有了这种文化形态与心态上的开放性，才使得土族文化始终成为凝聚和延续整个民族的核心因素，使得过去长期在区域社会处于弱势和不断衰落的土族仍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保持独特的民族个性。

三是差异性。土族文化因其成员分布及居住地域的不同，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征。明清时期，土族尚遍布于河湟、洮岷之地。清代后期，土族急剧衰落，河湟及洮岷流域的土族从连片分布变为收缩到几个“孤岛”上。因为分布格局的变化以及受周边民族文化影响，形成了同一民族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土族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大，同仁县、卓尼县、天祝藏族自治县等地土族受藏族文化影响较深，互助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等地土族则一方面受汉藏文化双重影响，一方面又保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在历史记忆、风俗习惯、生产方式、民间信仰等方面，各地土族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当然，随着今天本民族内部交流的不断加强，各地不同文化因素相互融合的现象又有回归的趋势。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注意并坚持以下几项原则。

一是注意吸收已有研究成果，观点互歧或未有定论的，照顾到全书的体例，多说并陈，不作进一步论述。如：土族族源，学术界先后有五六种观点，目前逐渐趋向两种观点，但相互对立，争讼不已。尽管目前争论仍在继续，但我们认为土族族源的不确定并不意味着整个民族历史的模糊与不确定。土



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出现的时间还是可以基本确定的。在目前关于土族最终形成时间的诸多观点中，我们比较赞同并最终采用明代或明代后期土族最终形成的观点。因此，在本书各章节中，我们并未过多地追溯吐谷浑人或13世纪迁居青海的蒙古人的文化，而是将土族历史的起点界定为明代，把主要的笔墨放在描述明代以来土族文化的变迁及具体面貌上。我们这样做，并非有意回避争论或矛盾，不重视族源研究。在一条河流的最初源头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全面地了解除源头以外的各个河段的基本情况，不失为了解该河流的一种务实态度。同时，在土族族源研究亟待从建构（即联系法）性研究过渡到解构（即上溯法）性研究的情况下，对民族形成以来的历史加强研究，也会进一步推动族源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是在努力做到内容全面、准确的同时，尽量体现十多年来土族文化的新变化。为了全景式展现土族文化的总体面貌，我们在内容和资料的取舍上尽量做到全面、准确，既注意总体的概括，又尽力将土族重要的文化现象作一全面介绍。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土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土族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步伐也在悄然加快。此前相沿成习的许多生产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均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习俗和文化现象也在渐渐消失。因此，在介绍或描述某一习俗或活动时，尽量体现新变化，一些今天不复存在但过去发生积极影响和作用的习俗，也尽量予以反映。此外，由于篇幅所限，土族有影响的历史文化人物一章中，1949年后出生的人物未选入。

三是在描述民族共性的同时注意内部差异。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受居住地文化环境的影响，甘青各地的土族在风俗习惯、生产方式、民间信仰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征。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也充分注意到土族文化的这一重要特点，在差异较大的方面或专列段落加以介绍，或在叙述过程中给予说明，使读者明了具体的差异。

本书的五位编著者中有三位为土族，自小就受到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对本民族的生产生活习惯和诸多文化现象熟知于心；工作后由于职业的缘故，对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比较关心，对土族文化某一方面的研究也有所涉及。其他两位虽非土族，却也在自身的专业研究中对土族文化有所涉及，对此也有着比较多的了解。当接到丛书项目组委托的这项光荣任务时，我们自知学识有限，但又觉得通过这种形式可为土族文化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因此积极承担。当编写工作全面开始时，面对庞大的体系和仓促的时间，我们感到



了压力。因为要在短短的数月时间编就一本全景式展现土族多姿多彩文化的书，实在是一项过于艰巨的任务。好在有丛书项目组和特邀学术顾问们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我们鼓起勇气，尽自身所学、所研、所知，顺利完成了书稿。

当书稿成文交付出版社时，我们怀揣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或许有些内容我们没有涉及；或许有些观点我们没有介绍到；或许有些重要著作我们没有参考到；或许有些著名的土族人物被遗漏；或许有些地区土族的文化现象因目力不及而未收入；或许我们对一些文化现象的解读还有点浅显……

毕竟，这本书不可能囊括土族文化的方方面面，遗漏失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谅解并指正，我们将以十分谦恭、诚挚的态度接受广大读者的检验和指正！

第一章 土族概况

第一节 族称族源

一、族称

土族的族称，分自称和他称。土族自称因地而异：青海互助、大通和甘肃天祝一带的土族多自称“蒙古尔”“蒙古尔孔”（意为蒙古人）或“察汗蒙古尔”（意为白蒙古）；青海民和三川地区的土族多自称“土昆”或“忙古”；居住在青海同仁县土族自称“土民”或“霍尔”；居住在甘肃卓尼地区的土族多自称“勺哇绕”（即勺哇部落）。其他民族对土族的称呼也各不相同：汉、回等民族称土族为“土人”“土民”“土户家”；藏族和藏文文献称土族为“霍尔”；汉文史书和地方志则称土族为“西宁州土人”“西宁土人”“土人”“土民”等。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别，并根据土族人民的意愿，统一称为土族。

二、族源

关于土族的族源，学术界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从20世纪初国内外学者开始探讨土族族源起，先后形成了五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吐谷浑说、蒙古说、多源混合说、阴山白鞑靼说、沙陀突厥说等。

（一）吐谷浑说

此说最早见于1929年《蒙藏周报》刊载的《青海各民族记略》一文，在1949年前已是一种通行的说法。1949年后，许多学者和著作分别从地名来源、家谱世系、土族的自称和他称、民族风俗、丧葬礼仪、民族关系等角度





进行了深入研究，论证土族与吐谷浑的历史渊源。此说认为，吐谷浑在青海立国 300 多年，唐高宗龙朔年间（661~663 年）被吐蕃灭亡后，其族人少部分随其王室东迁宁夏、陕北和山西一带，大部分则降于吐蕃，留居故地。留居故地者除一部分被吐蕃同化吸收外，一部分在祁连山南麓、湟水以北地区繁衍生息，被藏族文献称为“霍尔”。到元时，蒙古族迁入青海，与当地被藏族称为“霍尔”的吐谷浑后裔融合，并吸收藏、汉等其他民族养分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其中吐谷浑人在土族形成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土族的族称便来源于吐谷浑之“吐”。

（二）蒙古说

此说最早由比利时神父德斯迈和蒙塔尔等提出，之后陆续得到许多国内学者的赞同，他们从语言、族称、人口分布、民间传说、文献记载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论证。此说认为，土族是由一部分蒙古人与当地“霍尔人”在长期相处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展融合而成的。近年来，也有学者进一步研究后认为，土族是蒙元时期入居青海河湟地区的蒙古人为主，吸收了吐谷浑、汉、藏诸民族成分及其文化因素，于明代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此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学者提出“土达”说，是蒙古说的另一种观点。该说认为，明成化年间（1465~1487 年），活动于固原、平凉一带的蒙古土鞑反明失败后西遁，逐渐发展成为“土人”——土族。此后，一些学者通过研究指出，明代史籍中所谓的“土达”“土民”“土人”，均系元代蒙古遗裔及明初由塞外归附的蒙古人，这些被称为“土达”“土民”“土人”的蒙古遗裔由于长期脱离其民族主体和原居的草原地区，因此在经济生活、文化风俗以及民族心理诸方面都受到其他民族与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种种变异，造成其固有的蒙古民族特征的日益淡化乃至消失，其中一部分人逐渐被其他民族所同化，另一部分则吸收、融会其他民族成分和文化因素而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土族的形成，正是后一种历史现象的具体体现。

（三）多源混合说

持多源混合说者在 1949 年前很多，他们认为土族是由蒙古、沙陀、吐谷浑融为一体，但并无系统的论证。20 世纪 60 年代，有学者力主此说，认为称土族为“霍尔”即汉文“胡儿”，包括匈奴速濮（辽、金时期的阻卜）、蒙古、吐浑、沙陀、契丹等，他们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集结融合成为土族，其中，阻卜和蒙古是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多数研究者认为此说牵强附会，所



以并未得到学界的认可和重视。

（四）阴山鞑靼说

此说认为，土族主要源于阴山鞑靼。阴山鞑靼出自室韦，唐时居住在大兴安岭、呼伦贝尔一带。公元8世纪下半叶，因受到契丹的进攻，其中一部分南下至阴山，自号“鞑靼”，史书称之为白鞑靼。宋、辽、夏时期，西夏为了进攻唃廝囉，曾引契丹统治下的山西“萌古”五部进入甘、青地区，辽也征调阴山白鞑靼向西发展到了河西走廊。他们在甘、青交界一带居住时间很长，因而有一部分散布到祁连山以南的浩门河、湟水流域，逐渐发展繁衍成土族。此说提出后，即有学者考证指出，所有阴山鞑靼在元明时期向西活动的足迹最远只到河西走廊为止，并未到过河湟地区，故无族源与后裔问题。由于缺乏有力证据，该说也未得到学界认可和重视。

（五）沙陀说

此说在1949年前也颇为流行，其立论的依据主要是民和李土司家谱中始祖为晋王李克用的记载。在今互助、民和土族中有土族是沙陀部李晋王后裔的传说，《甘肃新通志》《西宁府新志》等地方志书也有土族李土司一支是沙陀后裔的记载。近10多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李土司先世族属的逐渐明朗，沙陀说已然难以自圆其说，在学术界已无人赞同了。

目前，在土族的族源问题上，学术界已由过去的四五种观点逐渐趋向两种观点，即吐谷浑为族源主体说和蒙古为族源主体说，其中吐谷浑说在本民族精英阶层占有很大比例，蒙古说则更多地得到传统的农村和民间草根阶层的认同。而且，随着土族历史文化研究的不断拓展，本民族的文化精英们对族源研究的热情仍然不减，在研究取向上显示出越来越强的族源认同倾向。

第二节 人口状况

一、人口数量

土族自明代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后，其民族人口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清初，土族主要聚居于甘青各地，其中西宁、庄浪二地最为集中。据梁份所著《秦边纪略》记载，“西宁李土司所辖仅万人，祁土司所辖十数万人，其他土官吉、纳、阿、陈、辛等，所辖合万人”。庄浪鲁土司“所部精锐有三



万余人”，“土司之人十万”。有学者据此推测，清初西宁土族至少有近 20 万人，庄浪土族约有 10 万人。此后，土族人口在历次政治斗争和民族纷争中不断消耗、衰减，至清末时在 10 万~12 万人。其中西宁土族有 1 万余户 4 万余人，几乎减少了 80%。庄浪土族只有 3000 余户 2 万余人，也减少了近 80%。

民国时期，由于甘青地方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不承认土族是一个民族，强迫土族改变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使许多土族群众或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或背井离乡，土族人口也因此锐减。据有关调查资料统计，1933 年青海境内的土族约有 3 万人，到 1949 年时虽有所回升，但也仅有 4 万人左右。同一时期甘肃境内的土族人口一度不足 5000 人。

新中国成立后，土族人口逐渐增加。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1953 年时我国土族人口有 53277 人，2000 年时达到 241198 人，47 年中增加了 3.5 倍。

1953~2000 年土族人口数量一览表

年 份	1953	1964	1982	1990	2000
人口数量 (人)	53277	77349	159632	192568	241198

说明：各年份数据均为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 年数据尚未公布。

二、人口分布

(一) 地域分布

土族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青海、甘肃两省，广东、云南、贵州、新疆、湖南、浙江、福建、江苏、四川、湖北等其他 29 个省（市、自治区）也有少量分布，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青海省境内，主要分布在互助土族自治县的东沟、五十、东山、丹麻、加定、松多、红崖子沟、台子、东和、威远等乡镇，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官厅、中川、峡口、前河、甘沟、杏尔、川口等乡镇，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逊让、青林、宝库、多林、西山、青山、城关、极乐、景阳等乡镇，同仁县的吾屯、年都乎、加查玛、郭麻日、尕撒日、脱加、卧科等村庄，乐都县达拉土族乡和门源回族自治县的部分乡镇，西宁、平安、湟中、贵德、共和、乌兰等市、县也有少量分布。在甘肃省境